

# 偷猎

野生动物专家William Fowlds博士将向您倾情讲述一头他所照顾过的犀牛的悲惨遭遇

由Nikela免费提供



## 偷猎



Geza与妈妈Nomabongo



## 偷猎

这是有关一只白犀牛被偷猎者用惨无人道的手段残害的故事。偷猎人取走牛角后就这样无情地将被砍刀砍得血肉模糊，奄奄一息的Geza抛弃。

作者：野生动物专家William Fowlds博士

Wildlife Veterinarian

野生动物专家William将向您讲述他所亲身经历的一次触动灵魂的旅程。Fowlds博士在偷猎者施下滔天暴行后被立即叫到现场开始了这场解救Geza的生命赛跑

Fowlds博士愿同我们分享这个故事。因为他还抱有一丝希望——希望人心能够被软化；希望人们限止偷盗、买卖犀牛角；希望发生在无辜犀牛身上的凶残战争可以终止

Nikela：帮助人类——拯救野生环境



## 偷猎

### 决定命运的一天

2011年2月11日，我发现自己被迫卷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我从未亲身经历过如此骇人听闻的人为残害动物事件。它撼动、颠覆了我以前的想法。甚至5个多月过去后，每次当我再次谈到那天时，那些在体内焦灼的情感会立刻搅拌着从胃里翻腾出来。

**我完全无法理解在这头犀牛，以及每天都在我的祖国上演着的一出出相似的犀牛惨剧。但我的确希望这头犀牛的悲剧能触动人们那颗柔软的内心，能换回大家深藏的良知，能使我们觉得自己必须为阻止像犀牛这样伟大的物种以及其它生灵免遭迫害行动起来，做些实事。**

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成为一名野生动物专家，在非洲境内的一个区域工作，我深感幸运。每天我的感官都能得到满足，灵魂得以充实。我可以享有诸多优待，其中的一项是我能同野生犀牛工作。这些在世恐龙、活化石简直就是我们人类在这座地球上成功与失败鉴证的标志。犀牛的现状就仿佛我们为保护环境所做努力的临死宣言。如果我们无法将犀牛，这种独特的、旗帜性物种从濒临灭亡的危机中解救出来，我们还能指望解救这个世界上其它什么呢？

在2月那个改变了我一生的清晨，南非共和国东开普省卡里埃加野生动物保护区的Mike Fuller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的一头犀牛被偷猎了。我的心立刻沉了下来，因为我又重温了那可怕的感觉。就在几个月前，就在我亲自管辖的保护区内传出了偷猎犀牛的新闻。深知通常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到达原始犯罪现场，我深感悲痛与无奈。我告诉Mike**今早一会就到**。这时电话那端出现了一段静默，紧接着是一阵晴天霹雳：“William，他还活着”，Mike答道。



## 偷猎



我曾见过的那血肉模糊的景象又一下子涌到眼前，令我开始怀疑Mike这骇人听闻的言论是否属实。当我磕磕巴巴地询问核实事情的真伪时，这只可怜动物的形象也开始浮现出来。

“他的角已经被砍掉了，真是血肉横飞，惨不忍睹”，Mike补充道。我以前见过一头曾遭受同样劫难的犀牛的照片。我还记得第一眼目睹那张照片时的心情，胸中爆发的怒火已像在脑中炸开了锅。我勉强着，试图努力听清事发地点的方位，并同时做着何时抵达案发现场的计划。

我在原野上驾车高速飞驰了30分钟，追寻着Mike提供的方位。Mike所描述的这地点、这情景仿佛似曾相识。我记得3年前，有两头我管辖区内，也就是南非Amakhala野生动物保护区的两头犀牛被迁移到了卡里埃加保护区。他们连同其它保护区的另外两头犀牛组成了一个4人亚成年小组。现在这4头犀牛中至少有一头已经遭受灭顶之灾，我只期盼他不是我认识的那一头。

在去往遇害犀牛被人最后一次见到的地点时，我被这片土地的静谧之美所深深震撼。有一小片空地由蜿蜒曲折的河流环抱，各种植被争先恐后地挤入灌



## 偷猎

木丛生的山谷。这景象犹如画卷中所描绘的仙境一般美丽。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这美如诗话般的地方竟然成为了一条无辜生灵活生生的炼狱场。

由于Mike那天清晨已从这鬼门关来回走了一遭，无法再次陪同我一道前往。我拿起自己的小型相机，独子开始在人们最后一次目击到该遇难犀牛的案发地点记录下各种蛛丝马迹。

第一眼所目睹的那恐怖场景绝已在我的记忆中打上永远无法磨灭的深刻烙印。在一小块由灌木遮蔽住的空地上，矗立着一只已几乎无法辨认出是犀牛的生物。因为人们掠夺了他的犀牛角——这种使其有别于其它物种的独特标志，这条可怜的生灵已面目全非。更加令人作呕的是，他的头骨以及受损的软组织血淋淋地从其残存的面部淌出，从骨骼的外层一直流淌到暴露的鼻腔底部。





## 偷猎

**注意：Fowlds博士在找到Geza时所拍摄下的照片**

**请点击图片进入查看**



他起先用3条腿站立着，嘴部触地。而后他逐渐意识到我的出现，便抬起头，残存肌肉组织半粘半连地挂在他那血肉模糊的面部。他挣扎着向前挪动，然后又朝我的方向移动。他的左前腿甚至都已经无法起到支撑作用，只能被身体一点一点拖拽着。为了能站得稳点，他不得不用已重伤的口鼻部充当拐



## 偷猎

杖，步履蹒跚地慢慢接近我。此外，他的一只眼睛也受伤了，模糊不清，使他看上去更加让人觉得惨不忍睹。

我最开始被眼前的惨状惊呆在那里无法动弹。接着我试图努力了解到他的伤情，就连他的头骨上都留下了深深的锯齿状刀痕和孔洞。他步履蹒跚地缓慢向我靠近，当离我仅有令人窒息的15米远时，他的伤痛也令我感到窒息。由于我被他那惨不忍睹到使人无法想象的伤势完全震住了，甚至忽略了他所正承受的剧痛。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才能感受到他所遭受的痛苦，也不知道他已经受伤多久了。他这样接近我究竟是其对自身苦痛的一种微弱反抗，还是已绝望地意识到终结就在眼前，那已被粉碎的意志在向死亡呼唤呐喊？

我俯下身尽力稳住握着相机却不停颤抖着的双手。然后我意识到，这头犀牛可能是Geza，也就是3年前被我亲手送到这个保护区的那头小犀牛。各种思绪与情感立刻肆无忌惮地涌入心头。天知道我们已经让这个将其生命托付给我们的奇妙生灵忍受了多久这样的折磨。有什么原因能解释这种惨剧的发生吗？我情不自禁地向他喃喃低语道：“对不起，小家伙。真的、真的对不起。”他加快了呼吸，像是对我的回应。我不知道他是在嗅我的气味，或者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侦查行为，又或许这是犀牛对威胁的一种无助抵抗。我与他的距离近到足以让我看清鲜血从其头骨上的无数孔洞中不断冒出血泡。他每一次呼吸都必定加剧了疼痛。寒气穿刺着他那发炎红肿的肌肉组织和袒露在外的神经血管。

我分分钟都期待着他的痛苦骤然爆发成一震狂怒，但这并未发生。我慢慢后退，而他却继续蹒跚靠近，没有任何愤怒的表情，只有一个接着一个艰难的脚步。甚至有一刻我脑中有过这样的闪念：这个正在承受令人无法想象折磨的生灵做出与其天性大相径庭的举动可能只是绝望地想要抓住任何什么东西，就像要抓住一颗救命稻草一样，希望能帮他带走这无边的苦痛。





## 偷猎

我不相信用自己双眼所看到的去回忆这些创伤的细节，所以我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了真实客观的图片。而后又退回到那苦痛的漩涡中挣扎。在走回到Mike所等待的车中时，责任的重担一下落在了我的肩上。这个可怜的生灵，在我同类的手中生生地遭受着至少整整一夜无情的折磨与苦痛。现在他只能依赖我使其解脱。虽然我曾见过有些犀牛重伤后奇迹般地康复，但我的本能告诉我Geza治愈的几率微乎其微。我忆起听到过的几例犀牛生还的案例，努力捕捉着在脑中萦绕的各种细节。

思量着我其实应该从震惊中，从这种创伤和惨烈的场景——被盗猎犀牛那被肆意砍杀的血肉之躯中回过神来。我需要刚目睹情景所做出的反映重新评估和审视。这在我心间所翻搅起的愤怒、绝望、悔恨与惭愧多过于我曾经历过的任何悲痛往事。这唤起了掩藏在我心底的有关许多其它犀牛的痛苦。

当然，我绝对无法再想象再发生以类似残忍手段盗猎犀牛的惨剧。如果我们都是经由自身经历所塑造出来的，那么这次经历将是我人生的分水岭。我这辈子的职业生涯训练我要尽力阻止或减轻任何动物遭受痛苦。虽然有些事情我无能为力，但是在我可以做出选择的范围内，我还是最终决定跨越我多年铸就的职业道德准则，不但没有即时减轻Geza的痛苦，反而将其延长。

因为深知该保护区要依赖我的专业知识来决定下一步该采取什么措施，我将个人情感深埋在心底，给Mike提出了3步建议。



## 偷猎





## 偷猎

### 建议措施

首先，我证实了他们所害怕的——这条生命已回天乏术了。我们所能做的最人道的事情就是对其实行安乐死。

其次，有些兽医也经历过相似盗猎案件，但是他们那些犀牛却有幸生还，我便向他们征询可以咨询探讨案例的时间，谨防万一Geza还有一线生机。

最后，抱着诸多顾虑，我向他们征询是否考虑让全球的人民都看到就近在我们咫尺的悲天惨剧。而要做到这点，我们则需在现场设置一台能够录制具有广播质量、优质视频的摄像机。而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这得花费我们几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办到。

像我这样一位真正深爱动物并关怀他们生命的兽医；一位训练有素，能充当动物的喉舌，替他们向世人发言的兽医；一位比他人更深刻理解动物们所遭受痛苦的兽医，为了让摄制组记录下Geza的伤情，我是否真的有权利和道德自由去迫使Geza遭受更长久的折磨？那些在意的人，甚至那些号称无所谓的人是否会被如此惨无人道的情境震惊，将他们那天下太平的幻象击得粉碎？

这个诉求就连我自己听上去都觉得有些荒谬。我繁复斟酌思忖着。过去的3年中，虽然我们野生动物保护区协会已逐渐建立起一系列打击盗猎犀牛的措施，阻止了一部分杀戮。但是犀牛的死亡率从2009年呈上升趋势，紧接着在2010年又翻倍地激增。这其中就有7只动物在我周围60公里区域内惨遭杀害。而这还没能足以引起任何公共或政府部门的重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有要停止屠杀的意向。



## 偷猎

诸多被盗猎的动物都是在被人们用砍刀和斧头连头砍去角前，先由盗猎者通过药物使其失去行动能力。这样就会让大家误以为他们都处于麻痹状态，不会感觉到任何痛苦。但是我可以向您肯定、确定以及一定的是一一他们是会感觉到疼痛的。因为在多数情况下所用麻醉剂的药量并不足以杀死犀牛。如果他们不是慢慢地活生生地流血致死的话，他们苏醒后所处的困境就会是像这次我所亲历的一样，发指到难以用任何语言去形容与表达。

我总想不通的是，即便盗猎者的作案手法显示出他们是非常有组织有纪律的犯罪，为什么却在这些犀牛的脸上弄得血肉模糊，一团糟？如今，**Geza所遭遇的惨境**让我们意识到许多动物都有可能侥幸生还，但却不幸承受被严重砍伤的残局一一**砍刀在他们的面部肆意地留下一道道刻骨的印记。**

**我告诉**自己让这条生灵继续活在这个世上绝对是一个错误。然而，内心深处某个地方有个声音同时坚定地告诉我，就算是最铁石心肠的人要是知道动物遭受如此**鄙劣的惨痛折磨，都会被触动的。**持有对如此古怪物品需求的人们，那些声称犀牛角能让他们延年益寿、感觉良好的人们一一**相信在得知他们的双手上沾染着这些无辜动物的鲜血后，一定不会再感觉良好了吧？！**如果他们的心能被有所软化，如果他们能从某种意义上感受到这种屠杀的惨烈与血腥的话，那么这残忍、无意、愚昧的杀戮也许会终止。

**在我向同事征求意见后，大家一致同意引进一台摄像机进行拍摄。接下来的3个小时，我反复回到案发现场多次，每次看到Geza的境况越来越恶化时，都对自己的决定懊恼不已。在那段时间里，我确定这头犀牛的确是Geza一一那个小调皮鬼一一在Amakhala（也就是我所生活管辖保护区）出生的那个小伙子。2006年1月他降生于世，人送外号Nomabongo一一“骄傲女士”的“第二**



## 偷猎

牛”。他的母亲是来到我们保护区的第一头犀牛。我们的保护区就像这一带许多地方一样，都是由耕地改造而成的。





## 偷猎

### 在Nomabongo的那一日

2003年Nomagongo到达我们保护区的那天仍鲜活地浮现在我面前。就是她的出现，仅仅一头犀牛的现身，使得整个这片区域从田地转变成了野生环境。我还记得Geza降生的第一周：不像他的母亲Nomagongo诞下第一头幼崽时那样，她跟我们整整玩了6周的捉迷藏。但这次“骄傲女士”生产几天后就迫不及待地向我们炫耀他的小牛犊。一位摄影师朋友用令人窒息的美妙画面捕捉记录下了这些精彩瞬间。

之所以给这个小家伙取名为Geza，是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淘气地挑战年长的犀牛，但紧接着又赶紧逃回到母亲的护佑下。在同其它母亲与小牛的交往过程中，Geza总是很积极活泼，有趣的是他总是看似很爱在他人面前展现自我。

典型的犀牛社交规律是这样的：当Geza两岁半时，他的母亲在准备诞生下一个小牛崽时，会尽力将其从身边赶走。这时，Geza加入了另一头犀牛的队伍，该犀牛的雌性幼崽名叫Landiwe，生于2006年5月。

Geza从此同Landiwe及其母一起生活。Landiwe的母亲肩负起护佑Geza的职责，因为那时他的年龄和体格还未成熟到可以保护自己。这个群体后来又分裂开来，因为他们决定将一部分犀牛驱逐出我们的保护区。而后，Geza与Landiwe在2008年成为了一对伴侣，一同迁移栖息地。他们交往甚好，因为他们都已熟知彼此。而这很有利于年轻犀牛在新环境下成功迁移居所。



## 偷猎

Geza和Landiwe是保护区这一片区域内第一批引进的犀牛。而且他们的出现也同样将这块地方转变成为了野生生态环境。现在两年半已逝去，Geza却遭受了如此惨重的伤痛，其它犀牛也已从这片丛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即便他们还在世，这个惨剧注定会使他们远离这片土地，而这片大地的一部分灵魂也将随之逝去。





## 偷猎

### 偷猎现场

时间慢得让人饱受折磨，仿佛利刃般一刻一刻深深地割在心尖。真正的盗猎第一现场已被发现。人们开始展开调查，将一连串的线索拼凑起来。有一大滩血迹是**Geza最初摔倒的地方**，偷猎者就是在这里将其残忍地砍伤的。周围血迹斑斑的草地上残留着碎肉与骨头。在某段时间，他曾又站立起来过，并跌跌撞撞地挪动了有**10步**远的距离，而后倒在一颗矮小的灌木上，他在此处躺了一会，继续着挣扎。然后，又出现一大滩血迹，鉴证着他孤独的煎熬。每隔几步，就又有**一滩血**标记出**Geza曾逗留**过的地方。我想象着他的身体经历着麻醉剂失去药性的整个过程——**在没有任何止痛设施的情况下**，他一定一会儿处于半昏迷状态，一会儿又突然重陷现实的剧痛中。我们无法查清他究竟这样周而复始地在生死线上痛苦轮回了多久。有没有可能他两天前就已遇难？我们实在无法确定。这些假设已远远超出我可以理解与想象的极限，所以现在我将其远远抛之脑后。

**Geza在奋力挣扎的过程中左前腿的血液循环被阻断**，这也导致了他的眼部受损。当细胞缺氧时就会坏死并释放具有炎症性的化学物质，会使身体组织肿胀、产生压力与疼痛，最终导致坏死。当我们发现**Geza**时，他的**左前腿已几乎完全失去行动力**。经过失血、惊恐、脱水、剧痛等等这一系列折磨，这条无辜的生命为人类无谓的贪婪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摄制组抵达现场，而我也终于可以结束这场梦魇了。最为人道的做法是注射过量的阿片类麻醉剂。这种方法其实同盗猎者使用标枪的做法**如出一辙**。只要一发大口径子弹命中头部就能立即让**Geza逃脱**这人间地狱，升入天堂。





## 偷猎

我在想当标枪刺入他的皮肤时，Geza是否对数个小时前类似的举动还有所记忆，是否会重温那被标枪击中的刺痛以及接踵而来的痛苦与折磨？会不会像我预想的那样，所有的无助会一瞬间爆发成临终的挣扎？最后我们仅需Geza所做的就是在伤痛将其生生折磨致死前，他能向我们再靠近几步，好让我们发射麻醉标枪，使其迅速解脱。

几分钟后，尽管很可能在其最后意识仍清醒的短暂时间内他感到极其痛苦，但麻醉药已开始起效。我知道在他开始倒下去时，疼痛会开始减轻。当Geza身上最后一处创伤被调查确认后，无需再回首，我当机立断，斩钉截铁地向其动脉处投射下更多麻醉剂。此时，释怀与悲伤纠缠交织在一起。这起恶性盗猎惨案在南非的这一小片净土涂抹上了厌恶与羞耻的污迹。当大口径子弹砰地击穿他的头骨时，那轰响与冲击震彻大地，宣告着一切折磨与痛苦挣扎的终结。

Geza，这个小淘气鬼，这头曾触动我心灵的顽皮小牛，在我将手搭在他令一只完好无损的眸子上时，他那颤抖的身躯突然僵直，终于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只剩下残缺的犀牛角和面部，那个在生死边缘苦苦挣扎的Geza是偷猎者为满足人类无情、无知、贪得无厌需求的祭品。我把这头犀牛的经历用照片记录下来，将他所经受的折磨延长，好让世人能够一窥这惨剧的一幕。我不知道他的死亡会不会与以往有所不同，会不会引起世人的关注？我也不知道这头犀牛的煎熬会不会触动我们的内心，迫使我们不得不行动起来？不过，我可以确定的是我所亲眼目睹的这人间地狱般的惨剧将让我永远无法获得安宁，直到杀戮停止的那天。



## 偷猎



**正当我在写这本书时，昨天又报出7头犀牛惨遭屠杀的新闻。我们诚恳地请您帮助所有那些在抵制偷盗犀牛前线战斗着的勇士们。如果我们无法解救犀牛，我们还有希望拯救这个世界诶上任何其它生灵吗？**

感谢您花费时间阅读此书。

**William Fowlds博士**

请帮我们告知天下这种物种所正历经的苦难与浩劫，向那些认为犀牛角对其身体健康有所助益的无知人类传播正确的信息。

请帮我们告知天下这种物种所正历经的苦难与浩劫，向那些认为犀牛角对其身体健康有所助益的无知人类传播正确的信息。



## 偷猎

**您可能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或许您无法像Fowlds博士那样去援助犀牛，也无法加入抵制偷猎部队，更无法轻轻挥舞一下魔法棒就让整个世界立刻变得美好。但是，您却可以通过的举手之劳，为解救犀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与您的朋友分享这本书
2. 查看Wilderness 基金会

[http://www.wildernessfoundation.co.za/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8&Itemid=24](http://www.wildernessfoundation.co.za/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8&Itemid=24)

3. 查看Nikela解救犀牛的网站

<http://www.nikela.org/portfolio/stop-rhino-poaching>

感谢您帮助Fowlds博士守住他对Geza的承诺，Geza不会死不瞑目。

